

一場布希亞式「擬仿」遊戲的操演： 2004年總統大選電視開票與灌票

林照真*

「那再也不是模仿，也不是複製，而是替代了真實的符號系，真實再也沒有機會可以製作自身。」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洪凌譯，1998：16）

2004年3月20日下午四時，台灣總統大選的投票作業的法定時間正式結束，各地投開票所逐一打開票匭，進行唱票/計票的開票作業。兩分鐘以後，電視台螢光幕計票板的數字開始快速跳動，有一台一下子跑出十萬票；四時二十分還沒到，所有電視台都突破百萬票；四時半時，已經有電視台超過三百萬票；接近五時半時，所有電視台都已衝破五百萬票。但在同一時段中選會彙整各地投開票所報上來的票數，各陣營僅獲得兩萬多票，就算把兩個陣營都加起來，也不過才五萬多票。

讓我們將四時到五時半這一段期間的電視開票作業倒帶再走一遍，再將中選會公布的開票時程作對比，如果說五時半中選會收到各地的開票總數才五萬多票，那麼同一時段電視螢幕上躍跳的五百多萬票是從哪裡跑出來的？換言之，這一兩個小時間，在電視螢光幕上鮮活躍動的究竟是些什麼？

另外，要知道這段期間電視上所呈現的不只是數字的跳動，還有各台頂級的明星主播，隨時根據翻跳出來的新數字跟進報導，當然各台都邀請來了一二知名的學者專家，在這三、四小時間隨時跟著數字變化以學術專業進行詮釋與評論。雖說各台數字都在衝高，但各台跳動數字都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E-mail: caroline@cw.com.tw

不相同，有的台連宋票數一路領先，有的台陳呂從未落後，而全國的觀眾呢？全跟著螢幕上的數字情緒起伏，或喜悅、或鼓掌、或沮喪、或靜默、或歡呼……，在那每一個當下，他們都千真萬確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就是實際的開票過程。

沒有任何人懷疑，那幾個小時螢光幕上所呈現出來的，其實只是電視台幕後有意虛擬出的一場開票表演，是一場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筆下「擬仿」（simulation）遊戲的操演而已。

壹、電視灌票是擬仿遊戲的操演

法國當代思想家布希亞對於「擬仿」的生動詮釋，確實可以用來說明 2004 年總統大選電視台集體所搬演的一場開票秀，或是更直接說，是一場灌票秀。「擬仿」是布希亞描述當代電子媒體的核心概念之一，對布希亞而言，無遠弗屆的高科技電子媒體所塑造的，不是「全球村」、「全球化」或「全球意識」，而是訊息愈多、意義愈少的符號世界，這些符號與訊息消解了所有的意義與參照物，成爲一種光影構成的「擬仿」。這種「擬仿」的對象不再是指涉物或某種物質，而是對人們與實際現象接觸的感知與幻想的模擬，通過一系列擬仿的技術，讓人們在缺席於某種場景時，仍能夠獲得臨場的感受。在這種狀態中，一切在電視螢幕中再現的即時訊息都被當作事實被接收，布希亞認爲透過「擬仿」，塑造了一種超真實（hyperreality）的幻境，在這裡真實與非真實區別已經模糊不清，非真實超過了真實，比真實還真實，真實不再只是自然之物（如山川海洋），它還包括了人爲生產（再生產）的「真實」（虛擬實境等），它不是變得不真實或荒誕，而是變得比真實更真實了（Baudrillard, 1988；石義彬，2003: 261-4）。至於閱聽人呢？他們都成了「超順應性」（hyperconformity）的大眾，他們接收所有訊息但不進行任何反饋，他們不斷被媒體測試和調查但不進行任何反思，他們並不被

媒體所代表，只是被媒體所模仿罷了，正像他們也模仿媒體一樣（Baudrillard, 1983；夏光，2003：294-5）

2004年總統大選的這場灌票秀，並不是對真實（指開票過程）的模仿，因為真實的開票作業太慢；更不是對真實的複製，因為真實根本尚未發生。但電視台卻藉用專業的新聞形式，將灌票數字當成真實數字播報，各家電視台根據各自的不同需要，完美模擬出所有過程，甚至為了產生逼真效果，還故意製造某些亂數，以創造真實的幻象。「擬仿」出現後，連真實都被逼到牆角，那真實的開票過程，卻再也沒有機會可以自我製作與呈現，這種電視操作手法，具體呈現了後現代文化中的電視世界。

在今年大選之前，很多民眾從來沒有聽過「灌票」這個名辭，但「灌票」作業卻在電視圈行之有年。所謂「灌票」這個名辭多少與「灌水」意義相近，更直接地說，就是在開票結果還未揭曉前，先用假數字灌水以娛樂觀眾。灌票共有兩種行徑，電視台也是兩種方式並用。其一較粗糙，通常是由電視新聞主管同時收看好幾家不同的新聞頻道，只要看到友台開票票數比自己的高時，就立刻隨意增加票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電視台充分理解觀眾只會收看票數最高的那一台，為了收視率，各台只有拼命增加票數，不免發生灌爆情況時，電視台便會悄悄更動，觀眾拿著遙控器各台轉著看，就算發現好像也不太計較。

貳、走向科技化的擬仿遊戲

現今執行的灌票作業更加細膩，不但多了現代電腦科技，使得灌票作業需要更多人參與，也不再只是借助新聞主管的發號施令，而是先將預想的過程以電腦程式進行模擬，在程式設計中充分安排設計，以投其政治立場，並配合觀眾情緒模擬開票過程，如在最後結果未出爐前，先讓政治支持者過過得勝的癮頭。特別是在今年各地群眾聚集收看開票過

程的幾個現場，都與政治立場鮮明的電視開票轉播相連，所有開票過程完全掌握觀眾情緒，觀眾的情緒沸騰時，新聞室的人便繼續灌票。

這場電視灌票的擬仿遊戲，必須以既有的選舉常識與電腦程式科技為基礎，包括先要確認安全門檻。所謂「安全門檻」即是根據上屆的得票數，再預估可能的成長比率，以今年各電視台估計，五百萬票是極安全的門檻。此話等於說，在五百萬票以內的開票過程，全部都可盡情虛擬。而在2004年全國總統大選中，由於兩組候選人呈現激烈角逐，投票率已經看漲，得票數必然拉高，也因此電視台的灌票大戰範圍更大。以實際開票過程來看，有些台的灌票門檻已經超過六百萬票。

布希亞所提出另一個的內爆 (implosion) 概念，說明了意圖將灌票的虛假與真實加以區分，根本不再可能。透過內爆，布希亞認為真實與非真實、公共與私人、藝術與現實，都已重疊在一起，其所建構出的後現代文化已成為一種超度現實 (hyperreality)，我們生活在現實中，也生活在非現實中。但 hyper 這個字首卻比真實還更真實，這種更真實的來源是因為人工的再生產，布希亞的內爆即是指向真實與人工的重疊。以電視和社會來說，電視就是世界，但並未再現這個世界，而是在模糊真實與模仿間，去呈現這個世界 (Barker, 2000: 157-8)。

參、已經內爆模糊的真實與非真實

有些媒體監督團體以電視台票數「灌爆」作為「灌票」行為的責難 (根據作者事後調出影帶監看結果，年代台曾經出現一千多萬票，三立台出現八百多萬票，中天台也有七百萬票)，這雖能增加對灌票虛構性的理解，但其實都是人工按票的錯誤所致，與各台原本的灌票邏輯亦不相符，出現的時間也非常短暫，並非灌票的最大問題所在。

電視的灌票秀在於各自根據對收視率最有幫助的做法來模擬開票過程，以致出現不同觀眾收看了不同政治立場的電視台後，會獲致截然

不同的結果。經過重新監看多家電視台的開票過程（監看對象在有線台部分包括 TVBS、東森、中天、三立、民視、年代，無線台僅中視一家），可以歸納出不同電視台的操作邏輯，即電視台是以觀眾的政治屬性做為灌票藍本。今年大選因藍綠陣營差距過小，開票時不同地方也是互有領先，但啓人疑竇的是，民視從一開始就一路保持綠營領先，從未讓連宋有任何贏的可能；反過來，中視則除了九十五、九十六萬時曾經讓綠營短暫領先外，在翻盤前也一直都是藍勝綠，上述這兩種開票過程都與事實不符。而其他各台基於選前各項民調預測也都是藍勝綠，雖然槍擊後的民調將雙方差距縮小到 1%，各台仍多以藍勝綠為灌票藍本，在灌票時彼此相望，多半不敢做相反預測。

另外，從各電視台前十分鐘的開票過程，即可充分掌握灌票的證據。電視台不顧行政作業時間，下午四點才剛過後，各台卻能在二、三分鐘後就開始唱票，幾個台如三立、中天、TVBS 還算以平常狀態的模擬入手，是以個位數、十位數的票數起跑，不料民視一開始就讓兩陣營各開出二千多票，已經嚇死了幾個友台。這還不打緊，東森一開始就給陳呂 11051 票，給連宋 20051 票。卻沒想到，年代台居然可以在開票起跑時，就給陳呂 96258 票，而連宋更是超過十萬票達 102359 票。

才不過開票二、三分鐘，沒有章法的灌票行徑已經令各台進入瘋狂賽馬過程，四點零六分左右，開出最大數目的年代台已讓兩陣營出現十五萬、十六萬的差距時，民視卻能在原先落後九萬票的情況下後來居上，並讓陳呂以廿八萬領先，令扁迷雀躍不已。這時，中天、三立僅開出三、四萬票，眼看票數遠遠落後，工作人員內心擔憂不已，也開始勇猛直追，一個前所未見、令電視操盤者驚心動魄的灌票競賽於焉展開。

肆、電視台展開瘋狂的灌票競賽

由於灌票競賽過早引爆，在四點十八分，有些投開票所還有人大排長龍投票時，幾乎所有電視台已衝破百萬票；而時間也不過再過七、八

分鐘，各台又個個衝破兩百萬票；再過五分鐘，TVBS 首先衝破三百萬票，當時時間不過四點半；四點四十八分，中天就讓連宋票超過五百萬，並讓扁呂輸五萬票。

此時，灌票競賽早已超過五百萬的安全門檻，但並無終止跡象，所有電視台還在繼續往下灌，只是步調必須稍微放慢，就在各台幾乎是清一色藍勝綠的情況下，中視首度開出五百廿四萬票由綠營轉敗為勝後，其他各電視台注意到來自國民黨內部的重大訊息，才開始醞釀翻牌的佈局。TVBS 在五點五十七、八分之際，讓扁呂以五百三十八萬票領先連宋的五百三十六萬票；年代則在五點五十八、九分時，先讓雙方以五百三十七萬票平手，再讓扁呂以五百四十萬對五百三十七萬票領先到最後；而中天在同一時間，仍然讓連宋領先扁呂廿萬票，直到六點零九分時，則讓扁呂以六百零四萬票領先連宋的五百九十七萬票，中天主播還補上說明：「票數出現大的翻轉，扁呂由落後到領先六萬票。這廿五萬票的落差來得非常快，通常不會如此。」等語。

灌票作業要發揮作用，必須有電視台的集體作假才能奏效。在灌票展開前，各電視台由幕前主播、幕後製作中心、新聞主管、操作員與程式設計師等進行集體作業，以求環環相扣。而為了逼真起見，平時以專業形象著稱的主播，均以播報新聞口吻，來報導灌票戲碼，甚至還有主播故作無辜狀地問：「開票真的有這麼快嗎？」也有主播頻頻強調「連宋陣營非常興奮」等語。另有主播在扁呂翻盤時刻意這麼說：「又有最新選情，一度落後十五萬票的扁呂，現在以四萬票領先」。她還多次強調：「選情真是瞬息萬變。」

而各電視台為使灌票過程具正當性，還在開票過程中安排政治學者、選舉專家共同解說數字，以增加真實性，這些主播甚至還拿這些數字邀請來賓當場進行評論，現場來賓被矇在鼓裡，還煞其事的評論分析，心情也跟著數字的變化而緊張萬分，來賓們成為被操縱的一環。

而觀眾同樣遭到愚弄，從頭到尾屏氣凝神，沈溺於數字的跳動與興奮之中。從台灣各競選總部、家中客廳、街上餐廳的所有觀眾，都痴情

地盯著螢幕，甚至遠在美國海外的僑胞，也透過電視轉播掌握台灣選情，他們並不知道灌票是怎麼一回事，只是以古典新聞主義去理解電視，去聆聽主播所播報的內容，從來沒有想到這會是一場騙局。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是什麼情境逼得所有電視新聞工作者必須集體作假？究竟是資訊傳播的喪失，導致擬仿的擴大化；還是擬仿就是為了阻塞資訊的產生而存在？但布希亞認為這是一個環狀的過程，也就是在擬仿與超現實的過程中，傳播與意義的超度現實，比真實更加逼真（洪凌譯，1998：164-5），是以，真實被爆掉了。再以布希亞的話來說，在某種超度現實的星雲中，媒介與真實都內爆了（洪凌譯，1998：167）。

布希亞也觀照到大眾的角色，在內爆的眩惑神速之外，他認為今日最重要的是大眾對於意義的挑戰，以及他們的沈默。終究在大眾與媒體不可解的聯結中，存有著弔詭。布希亞提出的問題是，究竟是媒體讓大眾產生困惑，還是大眾引導媒體進入奇觀（洪凌譯，1998：169-170）？以灌票事件來說，固然電視媒體透過主播、幕後人員與現場來賓擬似真實的互動來建構開票過程，但這些媒體行徑又何嘗不是因收視率的眩惑而起？

據統計，電視台開票當日的平均收視率達 28.54%，最高收視率為 34.98%，估計有九百三十七萬人在收看電視開票，電視工作者為了吸引觀眾與收視率，才會祭出最刺激的內容，以此來看，只追求數字最大化的觀眾又何嘗不是灌票騙局的共犯結構之一？你、我，有哪一個不是以最高開票為轉台標準？到最後，你、我，竟也是這場鬧劇的共同演出者。

伍、電視觀眾增加媒體的虛幻性

因為這樣，儘管中選會可以提供另一個參考模式，但開票過程到現在還是個無人清楚的「黑盒子」。在後現代主義導向虛無主義的邏輯中，辯證與批判的階段是空洞的，再也沒有意義的診療。在媒體中，意義內

爆了；在大眾中，社會性內爆了（洪凌譯，1998：303）。布希亞對媒體的解析，讓大家愈來愈了解媒體的虛幻性。

灌票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在於作假，更在於集體作假，中選會的開票過程因為緩慢、枯燥與缺少高潮，儘管真實，卻毫無收視率的吸引力。電視台最在乎的是收視率，而非真實；電視台最害怕的是成為無聊，而非不真實，灌票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被創造出來。在這次事件中，台灣所有幕前、幕後人員，無一人能從電視的控制中進行反叛，電視收視率支配了所有工作者的自主性。

在戳破電視台近十年的灌票秘密後，電視媒體的公信力已被摧毀殆盡。然而，任憑各界謾罵，電視台始終未曾出面自清，也無人勇於認錯，更不可能寄望任何同業自律的規範產生。電視台的謬誤將會繼續複製。即使有人願意以中選會的開票為準，它的收視率一定比不上謊稱各種消息來源的灌票者。到那個時候，灌票的技術將更精進，主播與來賓也會不斷進行集體暗示：「電視台不過是提前再現開票的真實過程而已。」

但真是如此嗎？

布希亞在一旁訕笑，因為真實不可能出現時，「擬仿物本身，即為真實。」（洪凌譯，1998：13）

智慧藏

參考書目

- 石義彬 (2003)。《單向度·超真實·內爆——批判視野中的當代傳播思想研究》。武昌：武漢大學。
- 林照真 (2004)。〈電視開票，一場騙局〉，《天下雜誌》，第 297 期，頁 136-140。
- 洪凌譯 (1998)。《擬仿物與擬像》。台北：時報。(原書 Baudrillard, J. [1994].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夏先 (2003)。《後結構主義思潮與後現代社會理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劉伯姬 (2004)。〈電視台灌票拼收視率，觀眾當傻瓜像瘋子〉，《新新聞》，第 890 期，頁 26-31。
- Barker, C. (2000).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 Baudrillard, J. (1983).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Semiotext.
- Baudrillard, J. (1988).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Semiotext.

智慧藏